

# 和平與瘟疫在戰鬥中

魏 曦 鍾惠瀾

(大連大學醫學院) (北京中央人民醫院)

當開城的停戰談判正在進行的時候，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在渴望着和平的喜訊。沒料到美國政府在幕後另有企圖，爲了蒙蔽世界人民的耳目，一隻魔掌伸到了戰場的後方，偷偷地在我國的東北和北朝鮮撒下了疫癘，他們妄想用最卑鄙的手段，造成流行病，散佈恐慌，以爲這樣就可使中朝人民無條件的屈服，但是事實的發展，證明了他們的希望就變成了失望。他們的企圖被中朝軍民發現後，立刻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他們絕對沒有估計到我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人民在解放後強大無比的力量，中朝的科學和人民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偉大的防疫衛生網，他們所謂的那些“威力無比的細菌武器”落在這個巨大的天羅地網裏，就永遠地變成他們自己的一個可恥的標誌，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他們那個醜惡的面孔吧。

## 一. 美國政府採用瘟疫當武器的經過

根據可靠的材料美國政府早就開始準備細菌戰了，前美國生物作戰委員會主席米爾克在1946年1月4日給柏德遜的報告，就提到日本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事實及美國政府1941年底開始設立細菌武器的研究和製造機構。1949年美國狄特里克兵營細菌工廠空投傳染部主任羅斯培里承認該廠工作一直未停。他並在1947年5月在“免疫學雜誌”上發表了關於細菌戰的長篇報告，證明用飛機撒佈空氣傳染和昆蟲傳染的病菌有最大的軍事用途；其他美國重要的高級軍事人員的言論也一致地主張使用或重視細菌武器。如美國海軍軍醫總監麥印台爾，美國空軍部長芬立脫及美國國防部長福勒斯脫等都毫無疑問地一致主張發展細菌武器并把它放在軍事首要地位。最顯著的事實是1951年3月間，美國化學兵團司令部布倫少將要求國會撥款1,770萬鎊從事細菌戰，並且在同年美國國防部聘請了納粹細菌戰犯施萊勃參加美國德克薩斯州的“美國空軍學校”的工作。又根據

電通社 1951 年 10 月 5 日仰光透露的消息,李奇微總部命令戰犯前日本陸軍軍醫中將石井四郎,獸醫少將若松次郎和北政藏等攜帶了進行細菌戰的一切必要的裝備,離開東京,到達了朝鮮,進行細菌戰有關工作,這些事實雖不完全,但根據它們來作判斷,就容易了解美國政府爲什麼不簽署日內瓦公約。同時也可以知道他們爲什麼不願意宣佈:“使用細菌武器是違反人類道德的行爲”。他們的用心何在?稍微加以分析,也就明瞭了。

## 二. 美國政府 1952 年在中朝兩國所撒佈的瘟疫

在未介紹敵人所利用的“細菌戰”及“細菌武器”之前,先了解一下那時被撒佈瘟疫地區的客觀情況是有必要的。細菌戰開始是在 1952 年 1 月間,當時在我國東北及朝鮮北部地面還是滿蓋着一層厚雪,氣溫經常在零下 10 度左右,這樣的情況在朝鮮東部一直要維持到 4 月;西部到 3 月底,東北也要到 3 月底,雪才逐漸溶解。根據我們收集的材料,這次細菌戰進行得最猛烈的時期是從 1 月到 4 月,而 2 月到 3 月的一段時期是細菌戰的最高峯,所以細菌戰是在地面還有雪,天氣還很寒冷的時候進行的。

從這次反細菌戰工作中我們了解到,他們所用的細菌武器是以三種物質條件組成的,即(1)媒介物;(2)容器;(3)病菌或病毒。至少這一次大部的細菌武器是以這形式出現的。毫無疑義,病菌或病毒也可以很簡單的用噴霧方法送到地面。根據我們的觀察這個方法這次細菌戰中也被採用過。最重要的是由於細菌武器所造成的傳染病在下面我們將要提出的事實,是有一系列的跡象可以首尾相連互相印證的,此外美國俘虜 O Neal, Kniss Enoch, 及 Quinn 由於良心激發自動講出的供詞更可說明我們所提證據的正確性。

### 1. 媒介

媒介物這次被美軍飛機所投下的種類很多,單以昆蟲而論就有 18 種,還有不少其他五花八門的東西。如小田鼠、文蛤、魚類、羽毛、玉米、豆莢及樹葉等等。在 18 種昆蟲中,有些是已知的病菌媒介,如跳蚤(鑑定是人蚤),家蠅,也有不少昆蟲是未被普通醫學昆蟲教科書列入爲傳染媒介之內的,如黑蠅、糞蠅、狼蛛、標本蟲、黑跳蟲、搖蚊及石蠅等。可是我們有很多理由指出它們是組成細菌武器的一部分:(1)現有的人證都能講出他們看見美軍飛機投下昆蟲的情形及他們收集它們的經過。(2)大量昆蟲被投下,滿佈在雪上,死的、半死的及活的混在一起,呈現

出一種極為反常的情況。(3) 黑蠅在收集後大量地在容器內產卵，這是在這寒冷季節上不可能有的現象。(4) 在出現季節上及習性上都不相同的昆蟲，如蚊子、蒼蠅、蜘蛛、跳蚤在一個小範圍內同時被發現也是極為反常的。(5) 把整個昆蟲出現季節此次發現昆蟲的季節排列起來，就發現了這次昆蟲在出現季節上反常的現象，18 種中至少有 12 種比往年正常出現的時間平均早了九個星期。這幾個重要的理由與美軍飛機投撒的情況相聯繫，使我們相信，它們是集中在美國的細菌武器工廠培養出來的。

## 2. 容器

成批的昆蟲或他種生物被投下時，往往是與各種形式的容器同時出現的，這次的容器有以下 9 種類型：(1) 空中爆炸附有定時信管的傳單炸彈又名四格彈；(2) 帶有絲製降落傘的硬紙筒；(3) 人造“蛋殼”式容器；(4) 各種紙包；(5) 炮彈；(6) 其他各種木箱銅絲籠，稻草包等。至於石井式陶瓷炸彈，以及 1952 年 1 月 27 日神亮平在日本“星期日新聞”上所發表的自毀性紙製容器，那尚未發現過。根據跡象，美機在東北甘南投下小田鼠時所用的可能是上述最後一種容器。病菌病毒可以不用容器，噴霧法投下，已在前面提過，不再在此討論。有的四格彈被發現時，裏面還有蒼蠅，紙筒容器裏還有搖蚊。

## 3. 病菌

這次被發現了的病菌如按它們危害的對象排列計有三大類：即(1) 人類致病菌，如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炭疽桿菌，傷寒桿菌副傷寒桿菌及痢疾桿菌。此外尚有造成腦炎的病原體；(2) 動物致病菌，如炭疽桿菌及出血性敗血症巴氏桿菌；(3) 植物致病菌，如紫斑病菌、黑粉病菌、植物炭疽病菌及輪紋病菌。那些人類病菌，毒性都很高，尤其是鼠疫、霍亂、腦炎與炭疽，在 24 至 48 小時內即可致人於死。美軍飛機投下的昆蟲和其他媒介物所造成的傳染病有這樣高的毒性是指明了它們不是平常的病菌。

# 三. 人工造成的瘟疫

## 鼠疫

自從 1952 年初以來，在北朝鮮的某些互不啣接的地點，發生了鼠疫，這些疫情，總是和成羣的跳蚤的突然出現，以及美軍飛機事先飛過相關聯的。2 月 18 日在安州美軍飛機投下了跳蚤（經鑑定是人蚤并驗出鼠疫桿菌）。2 月 28 日就在

600 人口的一個村子裏發生了 50 個鼠疫病例，死了 36 個。經過臨床病理及細菌學檢查診斷為腺鼠疫。另又一例是 3 月 25 日美軍飛機在江西郡投下跳蚤（鑑定為人蚤并驗出鼠疫桿菌），有一部分落在農民朴然浩住宅附近的水缸中。經他掬水洗臉時發現，料他當時即被跳蚤咬了，至 4 月 2 日發病 4 月 4 日死亡。經臨床，病理學及細菌學診斷，判定為鼠疫。這些病例有個特點，即發病過程急劇，死亡極速；病理解剖所見除急性淋巴腺炎外，其他內臟病變符合於急性敗血症變化。根據這些事實，美國政府所用的鼠疫桿菌是有強烈毒性的。美軍也曾企圖在我國東北的甘南，利用另一方法投下了帶菌的小田鼠（驗出鼠疫桿菌）。但事與願違，717 隻小田鼠都被有組織的農民的偉大力量完全消滅了，幸未發生病例。

### 霍亂

1952 年 3 月 4 日晚上美機夜襲平壤投下來許多紙包，裏面裝的是感染了霍亂弧菌的蒼蠅。次晨市民韓相國和他的兩個小孫子打開了紙包，因與蒼蠅有接觸而感染了霍亂，6 日突然間三人相繼發病，上嘔下瀉，8 日均死亡。5 月 16 日美軍飛機在北朝鮮的大同郡企圖投下海產文蛤（驗出霍亂弧菌）污染一座山上的蓄水池，但未投中，落在附近山上，文蛤是用特製稻草袋包裹，發現時其中不少已在着地時摔碎。不幸的是附近村中夫婦兩人，因戰爭以致貧困，其妻於 17 日晨上山尋找野菜，不意發現稻草包裹之文蛤，攜回家與其夫當了早餐，生吃下去，當晚發生嘔吐腹瀉，18 日晚即相繼死亡。臨床、病理學及細菌學檢驗證明為霍亂。關於霍亂有兩個特點：(1) 美軍用的霍亂菌種有強烈毒性，不出 30 小時即能致人於死。(2) 霍亂弧菌的媒介文蛤，這不是一種很平常的現象，祇有人工感染方可發生，日本谷川英一所著“水產細菌學”就有這類文蛤用人工感染的記載。

### 炭疽

在美軍飛機侵入並撒佈帶有炭疽桿菌的昆蟲及其他物體（家蠅、黑蠅、狼蛛、標本蟲及羽毛）之後，我國東北的瀋陽、鞍山、安東、遼陽及滿井等五個相距很遠的地區，突然於 3 月 19 日至 4 月 16 日的一段時期內發生了從未見過的炭疽病，所有病例都有呼吸系統的症候及病變，這證明炭疽菌是由呼吸道感染，這些病例很快變成嚴重的敗血症與出血性腦膜炎而致死亡。由昆蟲標本及屍體中驗出的炭疽桿菌在生物學及生化學性狀上是完全一致的。關於炭疽桿菌由呼吸道傳播，美國狄特里克細菌武器工廠的霍耳（Zelle）曾在 1946 年“傳染病雜誌”上發表過文章。我們認為美軍這次所用的炭疽桿菌，就是按照霍耳的原理製成細菌武器

的。

### 腦炎

自從 1952 年 3 月初旬起，美軍飛機屢次侵入瀋陽上空，有時投下了昆蟲等物，但並不每次都投下物件。飛機侵襲後不及旬日（3 月中旬），就在瀋陽市及附近各區發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腦炎，發病突然，病程短促，往往於 48 小時內患者即行死亡。病狀，體徵，腦脊液，及病理解剖均證明為急性腦炎。其中有些病例更有特殊肺炎病變，雖經細菌學的檢查尚未肯定它的病原體，但它是與那些已知的腦炎不同的。這個問題至今仍在研究中。但這種腦炎是發生在美軍飛機侵襲地區，因此我們認為此種病是由美國政府進行的細菌戰所造成的。

## 四. 中朝人民在細菌戰中的防疫衛生運動

中朝人民及軍隊對美國政府，在中國和朝鮮所進行的細菌戰表示了無限的憤怒。他們在工作中將憤怒化成了巨大無比的力量。在細菌戰的現場，他們做到了消滅美軍飛機投下的帶菌昆蟲以及其他傳染媒介。在解放了的中國，這三年來衛生狀況已經有長足的進步，全國人民衛生知識已普遍地提高，因為政府採取了以預防為主的政策。大量的進行了預防接種。因此天花幾近絕跡。霍亂自解放以來從未流行。幾個流行區的鼠疫也已大大的減少。在這一個基礎上，中國人民在反細菌戰當中又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奇跡，在消滅帶菌昆蟲、動物媒介及做好環境衛生的號召下，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如北京和瀋陽，已經做到蒼蠅和蚊子幾乎絕跡了。全國的省市縣以及鄉村的衛生運動亦普遍地展開了。大家努力已經做到整齊清潔，沒有垃圾，沒有蚊子，及幾乎沒有蒼蠅的程度。這個運動已經發生了作用，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已大為減低了。

朝鮮的情況也是一樣。我們在那裏工作了比較長的時期，所以知道的也比較詳細。朝鮮的人民在政府的領導下，已經在戰爭的情況下，創造了不少方法來滅鼠滅蟲，管理水源，改良環境衛生，在戰綫上的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也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捕鼠滅蟲，講求起居及飲食衛生，這個運動不獨在反細菌戰的工作上收了效果，一般的健康水平也因此提高了。今年的腸胃病已見大大的減少了。

## 五. 討論與總結

自從 1952 年 1 月間美國政府即在朝鮮和我國東北進行了細菌戰，他們所用

的細菌武器是具有三種目的的：(1) 危害人類；(2) 危害畜類；(3) 危害人類賴以生存的農作物。爲了對付人類他們使用的是鼠疫、霍亂、炭疽、腦炎、傷寒、副傷寒及痢疾等菌。對付牲畜他們使用的是炭疽桿菌及出血性敗血症巴氏桿菌(家禽病菌)。對農作物他們使用了黑粉病菌(玉米病菌)，紫斑病菌(黃豆病菌)，植物炭疽(棉花及水菓炭疽菌)及輪紋病菌(水菓病菌)。

以上這些病菌在美軍飛機投下後，在中國及朝鮮人民當中造成了病例以至死亡。主要病菌計有四種：(1) 鼠疫：它曾在朝鮮安州及江西郡通過人蚤感染人民，造成死亡；(2) 霍亂：他曾在平壤通過空投的蠅子感染了市民，亦曾在朝鮮大同郡通過文蛤感染農民，先後造成死亡；(3) 炭疽：它曾經在我國東北瀋陽等五個地區通過多種昆蟲及羽毛，造成呼吸道炭疽及死亡；(4) 腦炎：它在瀋陽用噴霧法投下造成病例以至死亡。

這次細菌武器中的各種病菌大多數是具有高度毒力的；一經感染即可迅速致人於死，如鼠疫只須兩天，霍亂只須 30 小時，腦炎只須 48 小時。即可死亡。炭疽桿菌不獨毒性很強(48 小時即可致死)，而且是具有發生呼吸道炭疽及出血性腦膜炎的特性。

此次傳染病的發生情況極不正常，按流行病學原理解釋也說不通，各種現象處處證明它們是由美軍人工造成的：

以鼠疫論，在朝鮮的歷史上最最近的 50 個世紀中從來沒有過鼠疫，從朝鮮到我國的東北鼠疫區距離約有 300 公里，至福建疫區有 1,600 公里。據東北近 5 年的記錄，鼠疫的發生是從 5 月起，因此在朝鮮 2 月間發生鼠疫是較正常季節至少早了 3 個月。而這次發現的鼠疫媒介，不是鼠蚤而是人蚤，與自然媒介完全不同，加上美軍飛機又在我國東北投下了帶有鼠疫菌的小田鼠，雖說他的企圖製造鼠疫的流行區並未成功。但前後事例放在一塊，很可看出是人工製造的現象。以形式來講，此次鼠疫有的例證是舊式典型的細菌戰，也有的是帶有實驗性的。我們認爲美國政府在朝鮮所用的方法是沿襲日本在中國曾經使用過的鼠疫細菌戰，而在甘南投下小田鼠的事件是一個實驗性的細菌戰。

霍亂自北朝鮮解放以後，已有 5 年沒有流行了。以往的流行，除了 1946 年開始較早(5 月份)，其他各年很少是在 8 月份以前開始的，此次 3 月和 5 月份發現霍亂，在季節上早了 3—5 個月。傳播霍亂除利用蠅子外又利用文蛤做媒介，這也是一個新的事件，文蛤要 6 月下旬才出現，在出現季節上也早了一個多月，而且自戰

爭開始後，已有很久沒有文蛤上市了。美軍飛機把大量文蛤投在蓄水池附近的山上，可能因氣候的關係在技術上出了問題，但幕後主使者的用意是很顯然的。他們的企圖是在謀殺飲用那個蓄水池內水的人們，那一對青年夫婦因吃了拾得的文蛤而犧牲，那不過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已。

炭疽在五個距離很遠的地方發生已是一個不平常的事，而且那些地方以往以及當時都沒有炭疽的流行，至於呼吸道炭疽更是一件新奇的事。在那五個例證中有四個是以消滅美機投下的帶有炭疽桿菌的昆蟲而得病的。這一點就強烈的說明了。這些病例是由於細菌戰人工造成的。那幾種昆蟲如標本蟲、狼蛛、家蠅及黑蠅都成了新型的醫學媒介。羽毛也是這樣，它們如何會攜帶炭疽菌的，除了人工感染一法外，不然是很難理解的。我們對於美國政府利用了霍耳 (Zelle) 的研究成果，通過這些昆蟲等物，來進行細菌戰是估計得不會太遠的。

腦炎的流行在東北說來是從 8 月開始的，而且那種是日本乙型腦炎，與這次的不同。這是當地臨床醫生及病理學家所熟知的事。此次腦炎在 3 月出現，因而在出現季節上早了五個月。而且有些病例還發生了肺炎。這不是一種平常腦炎，而是美國政府的細菌戰所造成。事實是非常明顯。

• 綜合了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同意並支持我國周恩來總理所發表的宣言：“美國政府在朝鮮和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複雜性的，實驗性的以至恐怖性的細菌戰。”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是把人類最崇高的理想，和道德的標準，粗暴地加以摧殘。我們的先人爲人類製造幸福的科學成果，被他們無情地用來危害人們的生命。我們醫務工作者素來是爲了人類的健康和幸福而努力的，今天面對着這樣一個慘無人道的犯罪行爲，我們有責任來與這個惡勢力進行鬥爭，同道們：讓我們爲了人類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團結起來吧！在團結的精神下，好讓我們把瘟疫及使用瘟疫來殘害人類的主使者從這個地面上消滅乾淨。

## PEACE AND PESTILENCE AT WAR

WEI HSI

CHUNG HUEI-LAN

*Dairen Medical College, Dairen*      *Central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The U.S. Government launched their germ warfare in Korea and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1952. In using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they have three aims, viz. 1) to endanger human lives, 2) to kill animals, and 3) to destroy crops. For the first, they used plague, cholera, anthrax, encephalitis, typhoid, paratyphoid, dysentery and other germs. For the second, they used anthrax bacilli and *Pasteurella multocida* of hemorrhagic septicemia (for fowls). For crops they used *Thecaphora* sp. (against corn), *Cercospora sojina* Hara (against soybean), anthracnose fungus of *Glomerella* sp. (against cotton and fruit) and *Macrophoma Kuwatsukai* Hara (against fruits).

They dropped articles laden with the above mentioned germs from airplanes and have caused cases of disease and death among the Chinese and Korean peoples. Plague has caused deaths in An-Ju and Kang-Sou Goon in Korea. Likewise, cholera has caused deaths this year early in March in Pyongyang through air-dropped flies and in Dai-Dong Goon in May through air-dropped clams. Mortality due to respiratory anthrax has occurred in five local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infected insects and feathers. By the spraying method the infective agent of encephalitis has been dropped and has caus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The germs used as weapons were highly virulent; once infection took place death rapidly followed. Thus deaths due to plague occurred in two days, that of cholera-30 hours, encephalitis 48 hours. The virulence of the anthrax germ is also very high, causing death in 48 hours due to respiratory anthrax resulting in hemorrhagic septicemia and meningitis.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diseases was very extraordinary, utterly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of epidemiology. All these prove that the diseases were man-made and made by the U.S. armed forces.

Plague epidemic has never occurred in Korean history. Korea is far from the plague areas of China; it is 300 miles from Northeast China and 1,600 miles from Fukien. According to records plague first appeared in May in Northeast China. But in the present incidence it appeared in Korea in February, at least three months earlier than in China. The intermediate host was not rat flea as usually is the case but was human flea. Further, U.S. airplanes had dropped plague-infected voles in Northeast China, even though they failed to create an epidemic due to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Putting these facts together, it is evident that such diseases and deaths as occurred were man-made.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some of the methods used had been tried by the Japanese before, while others were new and experimental in character.

There has been no cholera epidemic in North Korea in the last five years. Such cases that did occur before 1947 appeared first in August except in 1946 when it was in May. But this year it occurred in the beginning of March in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cholera-infected flies and again in May following the ingestion of cholera-infected clams dropped by U.S. aircraft. That clams can serve as an infecting



host is also new. In this present case, clams appeared at least one month earlier than they usually do. Further, since war started clams have long failed to appear on the market. U.S. aircraft on account of bad weather or poor technic dropped large numbers of clams on a hill near a water reservoir. That the U.S. aggressors intended to poison the reservoir is apparent. It was merely incidental that a young housewife picked up the clams, ate them raw with her husband and both died.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anthrax infection suddenly appeared in 5 different localities, far apart from one another, where the disease had never occurred previously. Respiratory anthrax is an extremely rare disease and was not observed in China before. Four out of five cases referred to above had their infection traceable to having participat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anthrax laden insects and or feathers dropped by U.S. airplanes. That these cases were man-made and made by the U.S. Government is very clear.

Thus, ptinid beetles, spiders, house flies and anthomyiid flies have become new disease carriers, likewise feathers. It is inconceivable how they became so other than that they were made to carry germs by human endeavors. And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s put into practice Zelle's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 as regards air-borne anthrax infection as a germ weapon.

In Northeast China it is well known to local clinicians and pathologists that encephalitis starts to appear in August and that its causative organism is a virus of the Japanese B type. In the present cases it appeared 5 months ahead of time, being often complicated with pneumonia and not the usual type of encephalitis. It is apparently the result of the germ war waged by the U.S. Government.

From the above facts we can whole heartedly agree with and uphold the statement made by Premier Chou En-Lai that the germ warfare waged against China and Korea by the U.S. Government has been on a large scale, of a complicated nature, and to some extent, experimental in character. The action of U.S. Government in launching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s a denial of human morality. The achievements of science for the welfare of humanity has been prostituted to destroy human life.

We medical workers who work for the h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 are faced today with this inhuman crime.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halt this iniquitous force. Fellow-workers, let us join hands in our common efforts for human happiness and world peace. Thus united, we can eradicate pestilence and pestilence-promoters from the face of this earth.